詩經傳說彙纂　頌　二十一

ロ12
2515
100-64

仁12
25/5
100-64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

頌四

集傳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許氏慎曰。頌。貌也。故序以此言之。孔氏穎達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鄭氏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孔氏穎達曰。成康之閒。四十餘年。刑錯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且檢周頌事迹。皆不

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頌之作主爲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惟敬之小哉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祉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雝武酌賚之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惟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圜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土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圜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范氏處義曰王褒曰

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頌作於周公無疑也蓋太平然後頌聲作周公之前不可謂太平不應有頌明堂位謂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然則周頌三十一篇其皆出於周公之手歟○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爲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閒多闕文疑義焉劉氏瑾曰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孔氏穎達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爲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爲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第也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大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孔

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矣。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爲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徐氏積曰。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頌散亡。特附之而已。子不欲絶一代之事。因其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蘇氏轍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爲詩以歌之。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考其以其時則不倫。求之以其事則不類。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乎。

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陳氏傅良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凡五卷。閒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劉氏瑾曰。雅頌無諸國別。元以十篇爲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爲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爲四之四。商頌五篇爲四之五。通爲五卷。

集說　鄭氏康成曰。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劉氏勰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樂也。○孔氏穎達曰。言頌聲者。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斁同於人斯。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

集傳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賈氏逵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鄭氏康成曰。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嚴氏粲曰。稱助祀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濟濟。衆也。多士。

與祭執事之人也。黃氏佐曰。助祭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與祭者。宗祝有司之類。中庸曰。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此便是助祭與祭之別。越。於也。駿。大而疾。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曹氏粹中曰。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李氏樗曰。周公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

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鄭氏康成曰。對。配也。猶配順其素。如在生存。○孔文王精神。已在天矣。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朱子曰。對越在天。便是顯處。駿奔走在廟。便是承處。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徐氏鳳彩曰。無斁於人。即廟中以榮天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王氏安石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

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蘇氏轍曰。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實來顯相其禮。文王沒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然士之來助祭者。猶不忘秉持其德。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也。○范氏處義曰。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則詩人嘗以肅雝形容文王之德矣。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雝。是知體文王之德者。○呂氏祖謙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胡氏一桂曰。此詩只第一句說文王之廟。餘皆就祀文王者身上說。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辭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者。已不見其有顯然之迹。所奔走者。亦不見其有可承之實。而人心之敬恭嚴事者。無厭射。乃如此。

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許氏謙曰。秉文之德。總承上二句。能敬和明顯之諸侯及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對越在天。內敬也。駿奔走在廟。外恭也。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明。方可以盡駿奔走之職。

總論 廖氏剛曰。傳曰。孝子之至。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懽心。成洛邑而朝諸侯。於是率以事文王。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其斯以爲天子之孝矣。○潘氏時舉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卽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錢氏天錫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也。在廟尚爾。則當時可知已。

清廟一章八句

集傳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蔡氏沈曰。歲者。歲舉之祭。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李氏樗曰。書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成洛邑在於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朱氏公遷曰。歌詩在堂上。故曰升歌。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荀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音悄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穎達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鄭氏曰。朱絃。練朱氏公遷曰。練之使柔而朱其色也。練則聲濁。孔氏穎達曰。不練則聲清。練則絲熟而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而聲濁。越。孔氏穎達曰。熊氏曰。瑟兩頭有孔。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朱子曰。壹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氏公遷曰。音節舒徐。以象其德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孔氏穎達曰。壹倡。謂一人始倡歌。三歎。謂三人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絃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朱子曰。壹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

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顏氏師古曰。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朱氏公遷曰。此亦倣壹倡之意也。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

偏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劉氏瑾曰。堂上之樂。以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琴。朱絃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唯堂上特歌而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者。豈以名之也歟。

集說 劉氏瑾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竝祭。統於尊也。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同上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集傳 賦也。天命。卽天道也。孔氏穎達曰。天之敎命。卽是天道。故命猶道也。○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不已。言無窮也。毛氏萇曰。孟仲子曰。大哉

天命之無極。○鄭氏康成曰。天之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子曰。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也。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純。不雜也。張子曰。純則○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閒。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瞿氏景淳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孔氏穎達曰。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於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於乎不顯。王氏安石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

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朱氏公遷曰。無二無雜。全體也。無閒斷先後。不息也。惟其全體。所以不息。

集說 眞氏德秀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僞。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嚴氏粲曰。天命。卽天理也。於乎美哉。是天之運行不已也。造化之機。或息。則其賦物者窮矣。於乎甚顯者。是文王之德純一也。純則無二無雜矣。○朱氏公遷曰。穆與顯對。互言之耳。其實天道之流行賦予者。非不顯著。文王之德。仁義禮智之蘊。未嘗不深且遠也。但詩意正欲法乎文王。故以不顯歸之純德。見其明著而可法。猶大雅文王末章之意耳。○薛氏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卽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已。卽程子

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假春秋傳作何以溢春秋傳作恤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傳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朱子曰。何。遐通。恤之爲溢。字轉而爲假也。收。受駿。大惠。順也。黃氏一正曰。謂身體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黃氏一正曰。謂身體文王之道。無少悖也。曾孫。後王也。鄭氏康成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篤。厚也。孔氏穎達曰。用意專而隆厚。卽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鄭氏康成曰。欲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於已。則大順我文王之所爲。於孫子。則勉其益篤厚而不忘。則可以收文王之遺澤矣。

總論黃氏佐曰。上節言文王之德。配天道於無窮。贊其德之盛也。下節言文王之德。被子孫於無窮。冀其道之傳也。○鄒氏泉曰。此詩總見文德合天之盛。而後王之自勉於已。致望於後者。蓋於法祖之中。而得法天之矣。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集說 呂氏祖謙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行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倣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集傳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朱氏公遷曰。清而明之。則討論宣布。而文王之典益以著矣。清明之功。時時繼續之。是則所謂緝熙也。故自始祀張子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顧氏夢麟曰。謂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之時。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曹氏粹中曰。文王之法。實啓有周之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集說 蘇氏轍曰。由文王之法。迄於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嚴氏粲曰。此詩言清緝熙者。備舉文王之德。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人。王業雖未成。而禋祀之禮已肇始於此。遂至於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爲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徐氏常吉曰。文

王之心在法。卽康岐之政是也。始祀至今。創業守成。隨試而輒效。是用文王之典。安天下也。非禎而何。○顧氏起元曰。典。就紀綱法度言。要見本於精神心術。文王之德原是緝熙敬止。故必繼續光明其典。方不至遏佚。成謂治功成也。

總論 鄒氏泉曰。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言聖典之致治。正見其所以當法也。

序 維清。奏象舞也。

附錄 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孔氏穎達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非言作詩之時爲武王也。○

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也。○文王之樂。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象箾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故鄭注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張子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劉氏敞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廖氏剛曰。清廟文王之德也。維清文王之事也。故記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曹氏粹中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箾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猶干舞也。執籥以舞。卽籥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

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卽象舞也。○何氏楷曰。象節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殆近之。若舞籥。則歌二南。鼓鐘之詩所謂以籥以南是也。武舞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節之舞。原係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而云然也。

案 維清序。奏象舞也。朱子謂詩中無象舞之意。故泛指爲祭文王之詩。然頌之爲辭簡嚴。取於形容功德。或無事鋪敘制樂之由。如清廟之詩。亦未及營洛邑而朝諸侯以祭也。至先儒以象爲文王之舞者。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象節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象。文王之樂也。孔穎達曰。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可知堂下奏象舞。而堂上歌維清。蓋自古矣。故錄諸儒之從序說者於右。

維清一章五句

集說 黃氏櫄曰。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生民所謂肇祀者。言祭天之禮。而歸功於后稷。此詩所謂肇禋者。言祀帝之禮。而歸功於文王。如所謂大王肇基王迹。皆推本之論也。

烈文辟音璧下同公錫玆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集傳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孔氏穎達曰。有光明文德之君公。諸侯也。章者。君人之辟公。○嚴氏粲曰。辟。君也。說命云。樹后王君公。君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朱氏公遷曰。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歟。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

我子孫保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祭畢則飲福受胙。故於其獻助祭諸侯而歌此。言我之所以獲此福者。實維諸侯助祭而得之。○朱氏公遷曰。此歸德於諸侯之辭。○顧氏夢麟曰。宗廟之祭。主之者王。助之者辟公。今烈文之辟公。誠敬以格神。而降我以福。實辟公錫茲祉福之大也。

附錄 歐陽氏修曰。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爲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爲是。○范氏處義曰。助祭諸侯。即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時也。○嚴氏粲曰。成王即政之初。周興未久也。其助祭諸侯。往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言汝有功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矣。謂其夾輔以興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矣。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集傳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朱氏公遷曰。取之有制。則不封。用之有節。則不靡。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王氏安石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孔氏穎達曰。釋詁云。敘。緒也。繼之。只世繼侯封。國勢日益昌大。不作加地進律說。孔氏祖之緒也。○唐氏汝諤曰。皇

集說　輔氏廣曰。先言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者。蓋諸侯必無自封殖後汰害於其國。故王得以尊崇之。而後念功之不忘。而使爾子孫得以繼序而益大之。不然。則有害於國。而自絕於天。天子不得而私庇之也。○蔣氏悌生曰。今我既蒙其功。而使我之子孫。世世保守而勿失矣。我其可不使辟公之子孫。亦世世保守而益大其業乎。必也克儉於家。謹爾侯度。無厲民以自奉。宜節用而愛人。夫然後爲天子所尊崇。而繼序益大其業也。始也歸美於諸侯。而思我之子孫。保守於不窮。終也致戒於諸侯。而欲諸侯之子孫。亦保守於永久。成周之天子諸侯。交相親愛之情至矣。○朱氏善曰。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陳氏際泰曰。念其助祭之勞。遂欲其世世子孫。與周相始終而益昌大。特戒其封靡。蓋駕馭之權。亦隱隱寓焉。

附錄　嚴氏粲曰。言相與平定之者。爾諸侯之力也。其相與扶持之者。尤有望於爾諸侯也。爾於爾之國。無封殖。無侈靡。當維王室之是尊也。念屏翰之大功。其繼序之者。益思增益而皇大之。世世相承。無替前功也。○何氏楷曰。徐云。我念爾辟公夾輔先王。用武功平定天下。以有今日。自今以後。凡汝之子孫。繼汝爲諸侯者。其亦能張皇威武。以消四方覬覦不軌之心。而壯王室之勢。不徒保守其爵土而已。是則我之所深致望者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

集傳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孔氏穎達曰。文王武王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

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集說　朱氏善曰。莫強於人。能盡人道。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於德。能顯明其德。則百辟其刑之矣。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傳諸後世。而人心不能忘。先王既以此道德而感人心。則後人當以此道德而事先王。使助祭之諸侯。而皆惟先王之是法。則人道無不盡。德行無不顯。而國內之民莫不是訓而是從矣。其子孫豈不能與王者之子孫相保守於無窮乎。上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故此言道德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唐氏汝諤曰。前王所以不忘。正爲道德能維繫人心也。當奉祭時。就將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證。使其惕然有感動處。

附錄　鄭氏康成曰。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王氏安石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范氏處義曰。能用人則彊。四方無不從其令。能務德則顯。百辟無不法其行。此之謂永保勿失之道。

總論　歐陽氏修曰。詩人述成王初見於廟。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敕戒之辭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集傳　此篇以公彊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劉氏瑾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

隔互叶
韻也。

【集傳】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穎達解之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集傳以爲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不專屬成王。緜言諸侯助祭。錫茲祉福。又以念茲戎功。爲助祭錫福之大功。其歸美諸侯者至矣。先儒以爲福祉錫自文王武王。戎功爲孟津諸侯與前王共定天下之大功。夫辟公助祭誠敬以格神而降福。似只可美顯相之肅雝。而祭主受胙。必歸之祖考在天之佑。所以先儒以爲文王武王之錫。而諸侯助成之。其義爲更完矣。至助祭錫福。諸侯不可爲無功。然當洛邑初成之年。與祭之諸侯。大抵皆與前王定天下者也。則戎功爲念其開國底定之勳。意似宏博耳。故附羣儒之說以俟考焉。至末章即於廟中歎美前王以感發諸侯。疏義與集傳本一揆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案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絶句。有夷之行。叶户郎反子孫保之。

【集傳】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輔氏廣曰。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朱氏公遷曰。詩意首尾主岐山言之。故知爲祀大王之詩也。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廖氏剛曰。大王有胥宇築室之勤。左右疆理之功。故曰荒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

安之。王氏志長曰。文王康之。孟子所謂治岐之政備之矣。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徐氏鳳彩曰。王業艱難。根本之地。不可忘也。

集說　輔氏廣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故曰天作。大王始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大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世保之而不失也。○段氏昌武曰。劉氏曰。其始作之。固自乎天。其終保之。亦繫乎人。○朱氏公遷曰。天作岐山。可爲興王之地。大王承天而創業。文王繼世而成功。治險爲夷。如此其難。可不世世保守之乎。

總論　黃氏櫄曰。遷岐之役。詩人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而此詩又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夫大王之遷。非得已也。而詩人必以天言之。其意似以爲岐可興周。而天因使大王之都岐也。然其一篇之意。則在於大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天也。大王遷岐。從之者如歸市。文王徽柔懿恭以保民。不遑暇食以和民。人心愈固。而天命愈不可易。成王以爲積於前者如此其至。繼於後者其敢有忽心哉。曰子孫保之。歸其功於前人。勉其效於後世。是豈獨歸於天而已乎。

附錄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穎達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時祭所及。惟親廟與大祖。成王時祭。當自大王以下。至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迹所起。其辭不及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賈

氏公彥曰。天作詩是祫之祭祀。在后稷廟中。○蘇氏轍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李氏樗曰。天保曰禴祀烝嘗。于公先王。乃四時之祭也。四時之祭。及於先公。天保之詩。先言公而後言王者。先後之序也。此先言王者。蓋王迹之所自起。故序先言先王也。○郝氏敬曰。朱子但謂祀大王。不兼文王。以其間遺王季也。然詩并頌二王。安得獨爲祀大王乎。既祀大王文王。又安得遺后稷與王季乎。序說是也。

案　天作之詩。序以爲祀先王先公。孔穎達曰。謂四時之祭也。詩之所陳。只有大王文王。而時祭則有先王先公。故序并及之。朱子只以爲祭大王詩。而不及文王者。意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與祭其閒。非所安也。揆之於理。固爲甚正。然詩中有大王與文王。則亦難斷其爲不祭文王矣。且舍時祫之外。惟有大祫。以此詩擬之。亦非其倫。今觀經文獨歸重大王文王者。殆以大王遷岐爲王業之盛。光前裕後。二君爲大。既以天作名篇。播諸廟樂。美有專屬。無取徧揚祖烈耳。詩意或然也。況從古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從集傳。則又徧遺詩中所有之文王。而粤稽秦漢以上。簡篇殘缺。無文可證。則序說猶爲近古。故姑存之。

天作一章七句

集說　嚴氏粲曰。成功告神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朱氏倬曰。天作。祭大王之詩。又兼言文王。大武。祭武王。而益言文王。蓋祭父而并及其子者。所以表其有後也。祭子而及其父者。所以表其有自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集傳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問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爲成王誦。某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朱子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劉氏瑾曰。朱子於下武詩成王二字。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謚。於此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以爲謚名。固各有當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何氏楷曰。宥。說文云。寬也。密。靜語也。一曰無聲也。禮仲尼燕居篇。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今案密通爲謐。乃無聲之義。於。歎辭。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張氏彩曰。成王之緝熙。與文祖亦當有間。成王之緝熙。乃是常自提醒。書所謂祇勤于德。夙夜不怠。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渝者是已。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濮氏一之曰。朱文公采歐公時世論以斥序之非。而獨表章國語說。斷其無可疑。今觀基命定命之語。意與洛誥合。其爲頌成王審矣。何必委曲謂文武成此王業乎。

集說 輔氏廣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

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矣。夙夜者。無閒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閒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朱氏善曰。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今日所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成王之賜也。

總論　徐氏鳳彩曰。成命。謂不易之命也。周家天命所歸。歷千有餘年而不易。故曰成命。文武受命。與天下更始。成王基命。與天下休息。所以終文武之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集傳　此康王以後之詩。問康王如何無詩。朱子曰。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康王。不知怎生地。昊天有成命。是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

附錄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氏康成曰。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孔氏穎達曰。詩。郊祀天地之樂歌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爲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

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此詩作在成王之初。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杜氏佑曰。周制禘祀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蘇氏轍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昊天有成命詩。自古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為郊祀天地之樂歌。文武受天命。成其為王業。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宋諸儒亦遵其說。惟歐陽修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誦康王釗也。朱子初亦從毛鄭之詁。後定集傳。援國語。從歐說。以為祭成王之詩。蓋依經為解。辭無紆曲。當為正說矣。然後儒遵之者固衆。而豎議以申序說者亦不少。其意謂周公制禮作樂。頌之用於郊廟為大。孔子刪詩。雅頌得所。既以頌為周公所作。不應有康昭以後之詩。若康昭之詩。次於我將時邁及思文大武之前。似非得所。且禘祀大典。文公何得無詩。一疑也。國語叔向引詩。朱子作成王誦解。亦可。然國語載穆叔聘晉。樂及鹿鳴而後拜。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故不敢拜。呂叔玉云。樊遏執競也。朱子取呂說載於集傳。若從國語叔向之告。以昊天章為康王之詩。則國語穆叔之對。稱執競為昭王以後詩矣。二疑也。然要皆未識朱子虛公之心爾。頌首集傳云。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則即鄭箋

據周禮以詮詩之說也。又云。亦或有成王以後之詩。夫據經文以解詩。而猶曰或曰疑者。朱子何嘗蔑視古昔哉。宋黃震曰。古注晦菴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是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由之。

傳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

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右。○劉氏瑾曰。古人以右爲尊。如云位在其右。无出其右。故右有尊義。○朱氏公遷曰。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廖氏剛曰。明堂。王者之堂也。方其朝覲則以會諸侯。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扆而立是也。方其祭祀。則以享上帝。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王者方以人道交應物之帝。則雖卽人所居而享之可也。況祖考之親者乎。○范氏處義曰。明堂之制。始於黃帝之合宮。有虞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爲聽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爲之也。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張子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劉氏瑾曰。天比文王爲尊。以尊事之。故不敢必天之饗。而以其字言之。○王氏志長曰。案彭山季氏云。周禮羊人曰。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文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共祀。理或然歟。

饗者。獻牛以共祀。理或然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謂祭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饗五帝於明堂也。○明堂之祀。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但迎氣於郊。已有祭祀。其盛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則迎氣之還。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羊維牛。祭之大禮。是大饗也。○呂氏祖謙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叮盧良反之。

集傳　儀。式。刑。皆法也。嚴氏粲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嘏。錫福也。孔氏穎達曰。特牲少牢。皆載祀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輔氏廣曰。亦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劉氏瑾曰。文王之必饗我祭。而以既字言之。故知文王。

集說　朱氏公遷曰。儀式刑者。取法於文王。不一而足也。日靖四方者。安靖四方之志。無日而或忘也。此不特以右饗期之。而且先以錫福望之矣。是則親之之甚也。故用既字對上文其字。以見事帝事親之別。○朱氏善曰。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於文王之典儀式刑焉。

以之而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牛。則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饗我乎。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集傳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饗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鄭氏康成曰。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朱子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集說 李氏樗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夜寤寐。亹亹惕惕。畏天之威。○輔氏廣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姚氏舜牧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之心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則存文王之心。則可常保上帝降鑒之心此是頌者之本旨。

總論 范氏處義曰。既以文王配。故其所告之辭。惟文王之是賴。已則加畏敬焉。既以推尊文王。亦以自勉非周公。不能爲此詩也。

我將一章十句

集傳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之時也。郝氏敬曰。郊天報始。享帝報成。郊配后稷。始於祖之義。明堂配文王。成於父之

義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與圓同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曹氏粹中曰。則藁秸以爲席。陶匏以爲器。薦栗之牲。埽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鼎俎之實。薦用熟。所以親之也。濮氏一之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爲曲盡矣。**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

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

祇祭之。故謂之帝。○后稷生於姜嫄。以土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配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何氏楷曰。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享帝。而奉文王配焉。祭帝必於明堂

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於明堂。

此義類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集傳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云。殷。猶衆也。○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蔡氏沈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劉氏瑾曰。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其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蕝設表望是也。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

樂歌也。孔氏穎達曰。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周公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劉氏瑾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

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嚴氏粲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以周繼夏商也。○胡氏一桂曰。徐氏曰。子之者。親而愛之。○劉氏瑾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爲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辭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子封建諸侯以爲邦國。令之爲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爲此告祭。故有柴望之事也。爲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爲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惟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幾。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陵弱。恃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禮。時自巡之。○廖氏剛曰。謂之邁者。言其行之遠而不遽也。時邁。則春而東。夏而南。秋而西。冬而北。不疏以弛事。不數以擾民。上以順天之道。下以從人之欲而已。周行不怠。天道也。夫能體斯道以有爲於天下。得不爲天所子乎。以其足以繼天故也。○呂氏祖謙曰。人之宗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劉氏瑾曰。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朱氏公遷曰。巡守之禮。所以洽和神人。而盡天子之職也。是以有望於天之子我。必以時者。事天之至。不敢必者。畏天之至。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集傳　右。尊序。次。黃氏一正曰。右者。尊於諸侯之上。序者。次於帝王之統。明其實爲天所予也。○陳氏際泰曰。周當天命初受。受於唐虞夏商之統。五帝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其尊之也。蓋以序焉。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孔氏穎達曰。薄是初始之義。○徐氏鳳彩曰。薄言震之。言不專尚威嚴也。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曹氏粹中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矣。李氏樗曰。人神各得其所。信乎王能盡爲君之道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之也。○劉氏瑾曰。此一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何氏楷曰。蔡汝楠云。諸侯所懷也。而曰震疊。仁義之盡也。百神所欽也。而曰懷柔。和敬所生也。畏謂不但爲天所愛復爲人所畏也。武王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爲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允王維后。總上事而歎之。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爲君也。○廖氏剛曰。王者所爲。與天合德。威政所加。孰敢不震。動疊息。效順而圖新者乎。蓋巡守之際。有所謂削黜爵君討之事。是以言也。河之善溢於地。嶽之峻極於天。其神爲難懷柔。而言及之。則山川莫不寧可知矣。是信能成天使之傳序之意也。○嚴氏粲曰。初得天下而人神受職。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實右序之也。○劉氏瑾曰。此一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何氏楷曰。蔡汝楠云。諸侯所懷也。而曰震疊。仁義之盡也。百神所欽也。而曰懷柔。和敬所生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古刀反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集傳　戢。聚。櫜。韜。孔氏穎達曰。櫜。弓衣。一名韜。故納弓於衣謂韜弓。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之所以有天下者。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李氏樗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其疆而慶讓行。王制言不順不敬。有黜地削爵之罰。有功德於民者。有加地進律之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所謂式序在位也。○袁氏燁曰。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李氏樗曰。武王取天下。必求文德以施中國。則可以保天下也。○季氏本曰。斂武事而修文德。保天命之本也。故曰允王保之。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見震疊之效也。○廖氏剛曰。天則右序。神則懷柔。君則明昭。臣則式序。夫然則安所用於兵革哉。數求哲人。以與之共圖億萬斯年而已。○輔氏廣曰。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此也。○劉氏瑾曰。此一節。則言巡守朝會黜陟之事也。○鄒氏泉曰。式序在位。是以教而化天下。師道也。賞罰者。君道也。載戢四句。是以

天子之大權。教化者。天下之大務。而能兼舉之。則上天作之君師之意以慰。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而昊天之子我。爲有常矣。

總論 朱氏善曰。實右序有周。所以見天眷之隆也。故使之治人。而人無不治。使之事神。而神無不懷。益有以見其盡君道之可信。明昭有周。所以見王道之大也。惟王道之大。故慶讓黜陟而刑賞行。優武修文而好尚定。益有以見其保天命之可信。

時邁一章十五句

集傳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爲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陳氏鵬飛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鄭氏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遏。夏。一名渴。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驚。夏。○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驚。夏。呂叔玉云。肆。夏。繁

遏渠。皆周頌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也。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顏氏達龍曰。韋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異名也。

集說　廖氏剛曰。皆巡守之詩。或言時邁。或言般者。邁。遠行也。孟子所謂遊也。一遊一豫也。此周之先王所以爲諸侯也。時邁。告至之詩也。故言柴望。以皇天后土爲主。般。過而祭之詩也。故言祀四岳河海。以名山大川爲主。亦互相備也。○黃氏櫄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胎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集傳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何氏楷曰。執競以德之剛言。敬勝怠。義勝欲。純守此心。如執持而不失者然。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何氏楷曰。無競維烈。以興王之功業言。烈。本火猛之義。功之光且盛者。亦以烈名之。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故云成大功而安之。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蘇氏轍曰。武王持其強心爲而不捨。故天下莫能與之競。遂成其王業而安之。爲天下之所君。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斤反**其明。**叶謨郎反

集傳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錢氏天錫曰。武王克商。而會朝清明。至於成康。制作樂。紀綱明備。纖悉必到。故曰斤斤。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此則指其不顯之實也。繼明以照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愧乎。功德足相配。則祭祀所相配矣。○姚氏舜牧曰。君德只是箇剛與明。武王持自強之心。成大功烈。天下莫與爲競。成康繼世而亦持此心。便不爲物欲所蔽。而可以照臨四方。故既稱不顯成康。而又稱斤斤其明。

集說　李氏樗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位乎上。陰陽日月。迭運推移。以其健故也。人君法天亦當自強。然後可以成功。武王能於自強之心。執而勿失。造次顛沛。未嘗敢捨。則其功烈所以莫強也。其曰無競維烈。蓋言執競之效如此。○輔氏廣曰。武王能持自強之心而不息。故天下莫能強於功烈之盛。此蓋內外之符也。○黃氏佐曰。成之不顯。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夙夜基命宥密。夙夜敬止等是。康之不顯。如耐耐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等皆是。人皆曰守成之主。德未必顯。繼體之君。命非出於天。故詩人特言成康有不顯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附錄　毛氏萇曰。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氏康成曰。競。強也。能持強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強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強也。不顯乎。其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孔氏穎達曰。釋詁文曰。康。安。

附錄 蘇氏轍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

鐘鼓喤喤。華彭反叶如羊反　磬筦將將。音管七羊反　降福穰穰。

胡光反

集傳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孔氏穎達曰。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磬筦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相和。與諸樂合集也。穰穰。多也。孔氏穎達曰。釋訓云。穰穰。福也。某氏引此詩。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磬筦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集傳 簡簡。大也。李氏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反反。謹重也。孔氏穎達曰。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理閑習。自重難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孔氏穎達曰。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即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來反也。○李氏樗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朱氏公遷曰。樂者。格神之具。神來格。則降之福矣。敬者。受福之本。敬以受福。則福

之降又
無窮也。

總論 鄒氏泉曰。全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

執競一章十四句

集傳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朱氏公遷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

附錄 李氏樗曰。歐陽公曰。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執競之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則成康者。乃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氏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氏以爲成安祖考之道。觀毛鄭之說。雖不如歐陽之簡直。然觀諸詩。亦有窒礙者。成王之時。但持盈守成而已。不可以爲基命也。今曰基命則非持盈守成也。執競之祀。武王。如果是成康。則是祀武王之詩。其言成康之文如此。其屬言武王無幾矣。豈古人祀先祖之意乎。不當以成王康王爲說。書曰。成王畏相。又曰。惟助成王德。書之所言。不是周之成王矣。○郝氏敬曰。祀成康。則此詩作於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遏。即韶夏者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遏饗元侯。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矣。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凡詩書言武成康寧。多康者。即爲二王乎。

集傳 朱子初注執競詩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呂祖謙讀詩記中。則亦毛萇之說也。後從歐陽修之說而定集傳。始闢毛鄭。然呂叔玉指執競爲樊遲韋昭之自古。無以證其必不然。且仍采其說。蓋以傳以遏。故附舊說以資博覽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曰逼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

集傳 貽。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范氏處義曰。古人以堯曰欽明文思。稱舜曰濬哲文明也。○鄒氏泉曰。文爲德之盛。如書稱思文裁成輔相。開物成務。正經天緯地之文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劉氏瑾曰。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爲五穀長。注。大麥。今稞麥。一名麰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率。循。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劉氏瑾曰。謂之克配。如文王之克明德也。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段氏昌武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爲善也。○唐氏汝諤曰。管子曰。夏至而麥熟。穀之始也。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陳氏鵬飛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李

於此。是以聖人重之曰。此出於天命也。○鄒氏泉曰。民生既植。則民行可興。故盡中國之地。皆得以施其教也。養民者稷之功。得以教民者。亦稷之功。其與天生成穀德足以配天。則祭以配天。誰曰不宜。中也。○孔氏穎達曰。昔堯遭洪水。后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范氏處義曰。后稷之德在於天下者。以教民稼穡爲之本也。凡堯舜之相授受所謂允執其中者。即五典之所陳。謂之常性是也。人性之所固有。故曰爾極。所謂常性是也。賴后稷教民稼穡。使人無艱食。然後能立於爾極。而常道可行也。故執中於上者。堯舜之所自有。特因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喪之中。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君牙所謂惟爾之中。其

附錄

毛氏萇曰。極。中也。○鄒氏泉曰。民苦於昏墊。猶未暇爲。至后稷教民稼穡。利及於民。而始有嘉種。故詩人推美之。以爲天誘其衷。如親貽之也。○后稷之以嘉種者也。○后稷教民稼穡。但養之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惟美后稷。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蓋民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倉廩實而知禮義。府庫充而知榮辱。使當洪水之後。后稷不能教民以稼穡。則天下之民。必無常產。既無常產。則何常心之有。惟其教民稼穡。此其所以陳常于時夏也。○范氏處義曰。周公論后稷之養民。特取於來牟者。何哉。是二物者種於稼穡之後。熟於稼穡之先。能補斯民之艱食者。莫急

氏公凱曰。富而後教。此所以裨天地不及之功。而其能與天一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集說

李氏樗曰。稼穡之事。其來尚矣。但以爲洪水之害。猶未暇爲。至后稷教民稼穡。利及於民。而始有嘉種。故詩人推美之。以爲天誘其衷。如親貽之也。○后稷之以嘉種者也。○后稷教民稼穡。但養之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惟美后稷。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蓋民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倉廩實而知禮義。府庫充而知榮辱。使當洪水之後。后稷不能教民以稼穡。則天下之民。必無常產矣。既無常產。則何常心之有。惟其教民稼穡。此其所以陳常于時夏也。○范氏處義曰。周公論后稷之養民。特取於來牟者。何哉。是二物者種於稼穡之後。熟於稼穡之先。能補斯民之艱食者。莫急

意一也。

案 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與尚書益稷篇烝民乃粒義同。朱子集傳從之。當矣。毛傳極訓中。孔疏以爲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後儒多有主是說者。蓋謂立我烝民。立當如字。時烝民阻飢。教化不得施。無以立人之道。后稷播種。民人率育。而陳常時夏。是立我烝民。皆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制禮。推后稷以配帝。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而爲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李氏樗曰。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至。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

思文一章八句

集傳 國語說見時邁篇。孔氏穎達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爲序不同也。○張氏所望曰。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思文頌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

集傳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薛氏應旂曰。釐爾非謂周以農事開國。已有成法也。是始置法以賜之。具矣。而其閒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繼悉處。務要講求之。審度之。而後可行。不可視爲具文也。

集說　輔氏廣曰。總敕羣臣百官。使各敬其公家之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況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使之來咨來度也。○徐氏鳳彩曰。戒農官而統飭臣工者。國之重務在農。臣下皆有兼責也。修稼政。簡稼器。因地利。順天時。皆成法也。我周自有邰肇基。其法講求最久。王固有以賜爾臣工矣。成法雖定。而土宜時不齊。當咨茹而後行。此所謂敬也。

嗟嗟保介。維莫（音慕）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耻反）乃錢（子淺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集傳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藉田而言。蓋

農官之副也。輔氏廣曰。保介助王耕藉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爲農官之副。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朱氏謀瑋曰。稱新畬者。田野之日闢也。於皇歎美之辭。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錢。銚。古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鎛。呂氏春秋高誘注云。鎛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閒。鎛。鎛當是一器。釋名云。銍。穫禾鐵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鎛。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錢氏天錫曰。錢以起土。用於耕。鎛以去草。用於耘。銍以穫禾。用於穀。艾。

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王氏安石曰。治其於後。不可不勉也。○李氏樗曰。惟事於前。則收其功能庤乃錢鎛。乃能有銍艾之望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來牟當夏而熟。莫春。將熟之時。故因言莫春而思來牟。亦以補民閒之闕。故尤爲可美也。○輔氏未殖所賴來牟以補民閒之闕。故尤爲可美也。○輔氏廣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及時而專務農事也。如何新畬。問所治之新畬今如何也。新田則費工多。故舉新以該舊也。命甸徒具農器者。盡人事也。奄觀銍艾。

者侯天命也。

總論 輔氏廣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敕之。以重其事也。○胡氏紹曾曰。先王深知生民之仁。起於菽粟。故農事嘗首天下之政。周官一書。三致意焉。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穜。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恤。懸其法式行其秩敘。又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甿。如興士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及其朝巡慶則始於土地之闢。罰則始於田野之荒。故當時風之七月。臣戒其君。頌之臣工。君戒其臣。舉不外此也。

附錄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氏穎達曰。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敕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勤農。天子賓敬諸侯。不敢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月令說天子耕藉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諸侯耕藉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閒。常見勸農之事。故敕之也。○李氏樗曰。保介者。在車之右。農事實無與焉。故知所謂嗟嗟臣工。嗟嗟保介。其實戒敕諸侯。借以為言也。○朱子曰。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以為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案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莫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莫。農事不可緩也。○馮氏復京曰。保介。即戎右。高誘注云。副也。朱子增成其義曰。農官之副。然未見確然。○郝氏敬曰。戒農

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於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於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

集傳 序義以諸侯來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飭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也。朱子初亦從序。後改爲戒農官之詩。蓋以經文止言農事耳。後之儒者以爲戒農官當列於雅。何次於頌。今既次於頌。則序說不可偏廢矣。其論亦近理也。若夫詮解經文。總屬重農之意。箋疏集傳。原未兩岐耳。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

集傳 賦也。噫嘻亦歎辭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舉成數也。鄭氏康成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孔氏穎達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爲一。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又少半里也。○何氏楷曰。三百步爲一里。是三十三里。餘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辭。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

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爲耦而竝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幷力齊心。如合一耦也。胡氏一桂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陳氏淳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陳氏埴曰。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梁氏益曰。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以爲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閒。交相忠愛如此。

集說　朱氏善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總論　徐氏鳳彩曰。上章言奄觀銍艾。而此章專言耕。謹始也。大田言雨我公田。而此章專言私。惠下也。

附錄　序。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氏康成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孔氏穎達曰。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爲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歌焉。經陳播種耕田

之事。是重穀爲之祈禱。戒民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毛以爲成是王事之王。謂周公成王也。王既已政教光明如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耕及時。趨農萬夫俱作。天下太平。尚能重民如此。爲之祈神。殷勤戒敕。故美而歌之。○毛以公田在民井之閒。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也。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爲言。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也。○蘇氏轍曰。歎天之所以成我王業者。既昭至矣。我今率是佃田之農夫。令無不咸播百穀。曰其大發爾私。盡三十里而後已。既令之。民之服其耕者。萬人皆出於野。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李氏樗曰。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但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爲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能爲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嚴氏粲曰。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爲民祈也。

案 此爲春夏祈穀於上帝之詩。古序傳之。歷代諸儒遵之爲說。是亦頌中一大禮所在也。朱子初說。信之而著爲傳矣。後改爲亦戒農官之詩。未審何據。是以後之窮經者有疑焉。且注中爲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夫天子戒敕勸農。止及國中之鄉遂。猶未及乎畿甸。似毛義之推廣於天下。爲所該者遠矣。況言私而不言公。以爲讓富於民。意亦可存也。

噫嘻一章八句

集說 朱氏公遷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

戒農
官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集傳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穎達曰。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雝澤。故知雝澤也。澤名爲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王氏安石曰。西雝。蓋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朱子曰。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雝。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爲客。孔氏穎達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李氏樗曰。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客。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家也。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黃氏佐曰。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二句。見左傳僖公三十四年。杜注曰。天子祭宗廟。則歸之膰。杞宋來弔喪。則拜以謝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鄭氏康成曰。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集說 曹氏粹中曰。鷺之爲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閑。其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朱氏公遷曰。親之曰我。尊之曰客。愛敬兼至。以其先代之後也。而德容如此。則又有可愛敬之實也。

在彼無惡烏路反在此無斁叶丁故反庶幾夙夜叶羊茹反以永終譽。

集傳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曹氏粹中曰。國人安其豈弟也。在此無厭之者。鄭氏康成曰。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蔡氏沈曰。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集說 李氏樗曰。二王之後來助祭。容止可觀。在國則國人愛之。在周則周人愛之。則可以有譽矣。又從而勉之。欲其夙夜匪懈。然後德音不已。是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亦此意也。○朱氏公遷曰。無惡之者。言皆愛之也。庶幾者。望之之詞也。既有若此之令名。又願其德之常然。而長保此令名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二王之後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曹氏粹中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耳。

振鷺一章八句

集說 朱子語類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音咨履反

爲酒爲醴黍異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反

集傳 賦也稌稻也郭氏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李氏樗曰職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下濕其穀宜稻是黍高燥稌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亦助語辭數色主反下同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黍進稌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黃氏佐曰田祖神農也郊特牲之先嗇是也先農后稷也郊特牲之司嗇是也方社則甫田以社以方是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集說 序豐年秋冬報也○蘇氏轍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爲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曹氏居貞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者老享

賓客。皆在其中矣。○朱氏公遷曰。天地山川鬼神不一。祭祀之禮。亦不一。隨處而得豐年之用。則將隨事而受豐年之福。所以降福甚徧者。莫非田祖方社之所致也。○朱氏善曰。收入之多。而祭禮之無不備。祭禮之備。而福祿之無不徧。此方社之賜也。而亦田祖先農之力也。秋而報焉。則方社之謂也。冬而報焉。則蜡祭百神之謂也。以其同謂之報祭。故同歌是詩也。

【總論】謝氏枋得曰。百禮。俗厚。風俗厚。則天下平。君臣上下。皆樂年豐矣。

【附錄纂注】鄭氏康成曰。報者。謂嘗也。烝也。○孔氏穎達曰。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稻。爲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王氏安石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曹氏粹中曰。秋冬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陳氏鵬飛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胡氏一桂曰。案濮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辭歟。○劉氏瑾曰。序以噫嘻爲春夏祈此詩爲秋冬報。載芟爲春祈。良耜爲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濮氏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

【案】豐年。序以爲秋冬報也。箋以秋冬報爲嘗烝。王安石以豐年屬天地之功。故以此詩爲祭上帝。陳祥道引豐

年詩以證禮謂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呂祖謙謂以祈爲郊。則季秋大饗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爲報歟。曹粹中謂秋冬大饗及祭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漢唐宋諸儒之說。大約如是。集傳定爲報賽田事之樂歌。蓋指田祖先農方社之屬。然詳觀此詩言黍稷之多。倉廩之富。而得爲此酒醴以饗祖考。洽羣神。祀事無缺。而百禮咸備。皆上帝之賜。故曰降福孔皆也。考祀典。秋冬大報。上自天地。以至方蜡。靡祀不舉。祀則有樂。是詩槩爲報祭之樂章。故序不明斥所祭爲何神也。朱子從序說爲報。大指相符。特未舉其全耳。至箋以秋冬爲烝嘗。蓋據祖妣以爲說。孔穎達曲達其義矣。理亦可通也。

豐年一章七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集傳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鄭氏康成曰。樂官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孔氏穎達曰。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太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太師當懸則爲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鄭氏康成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諸樂而奏之。○孔氏穎達曰。合諸樂器於祖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止說周之樂器既備乃奏。非合諸異代樂也。○蘇氏轍曰。始作樂。謂周

公始成大武也。○朱子曰。祖。通言先祖。

集說 輔氏廣曰。瞽言作樂之人也。庭言作樂之處也。○朱氏善曰。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姚氏舜牧曰。樂先舉其人。

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祝尺叔反圉。魚女反既備乃奏。叶音祖簫管備舉。以上叶瞽字

集傳 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孔氏穎達曰。植者爲虡。橫者爲栒。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爲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縣鼓。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爲文。畫繒爲翼。戴以璧。樹翼於栒之角。明堂位所謂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翼。以見飾之彌多也。○胡氏一桂曰。曹氏曰。蓋橫木爲簨。飾以鱗屬。植木爲虡。飾以羸羽之屬。又加大板於上。形捷業然。此夏后氏制也。商於龍簨縣垂絃。所謂崇牙也。周又畫繒爲翼。戴以璧玉。垂五采羽於其下。所謂植羽也。應。小鞞。田。大鼓也。孔氏穎達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故曰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悁。音引小鼓也。孔氏穎達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悁。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悁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悁。是應鞞之屬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鄭氏康成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孔氏穎達曰。周法鼓始在縣。故云縣鼓。解此詩特言

懸意也。若大射禮。其樂建鼓。則殷之椌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

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陳氏暘曰。鞉。所以兆奏鼓。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桐。朱氏公遷曰。音動。撞也。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以木長尺。擽。朱氏公遷曰。音歷。捎也。之。以止樂者也。毛氏萇曰。柷。木椌也。圉。楬也。○孔氏穎達曰。柷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爲一。故辨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鱓。音眞。郭璞云。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止。其椎名也。敔。以木長尺擽之。鱓。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夏敔之木名爲鱓。○章氏俊卿曰。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以聲之所出。以虛爲本。虛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故敔爲伏虎之形。則實而已。簫。編小竹管爲之。孔氏穎達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管。如篴。朱氏公遷曰。卽笛字。併兩而吹之者也。孔氏穎達曰。謂竝管長尺圍寸。併漆之。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主乎衆音。磬以收乎衆音。柷以起樂。圉以止樂。既皆言之。而又曰備乃奏。又至於簫管之細。亦備舉焉。則餘不言者在其中矣。○何氏楷曰。但述樂器之名而已。其或言奏。或

言舉。互
相備也。

喤喤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叶庭字

集傳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曹氏粹中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斁也。○朱子曰。成。樂之一終也。○蔡氏沈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

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爲盛耳。謝氏枋得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竝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之喤喤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徐氏常吉曰。肅雝二字。詩傳未詳其義。樂記引此詩。而曰肅肅雝雝。和也。乃知肅卽嗽如義。雝卽純如義。

總論 朱氏公遷曰。作樂有其人。樂作備其器。故聲音極其和。而神人無不和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集說 王氏志長曰。樂聲歌始備。薦之於祖。以告成事。非祭祀之時所奏。故篇中詳序樂工之位。樂器之設。既備乃奏。至厥成而終焉。蓋凡樂初成。必薦之祖考。而後譜之樂官。登之郊廟也。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

叶于軌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 賦也。猗與歎辭。潛槮素感反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槮謂之涔。李巡曰。今積柴養魚曰槮。涔潛古今字。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王氏安石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范氏處義曰。魚喜潛。故取者必求之深。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鄭氏康成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孔氏穎達曰。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陸氏佃曰。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何氏楷曰。夏小正則以二月祭鮪。戴德傳云。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此其樂歌也。

集說 李氏樗曰。漆沮之水。有魚之多如此。則以祭以祀。故神助之以大福。夫神之所以降福者。豈爲魚之多耶。蓋其恭敬誠信。奉之以物。因其時而薦之。未嘗敢後。此其所以助之多福也。○范氏處義曰。鱣之長鰋形似偃鯉之形俯。舉其類之多。皆可用以薦享者。亦形容萬物盛多之意也。以是備物以享祀。則神助我以大福。所以報也。○徐氏常吉曰。享祀是薦非祭。所謂備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沈氏守正曰。祭如漢原廟薦新之意。

總論 彭氏執中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抑亦思其所嗜之意。○方氏慤曰。王者於祖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

潛一章六句

集說 黃氏櫄曰。魚麗言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知魚麗之意。則知潛之意矣。

有來雝雝。與公叶篇內同至止肅肅。息亮反相。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

集傳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孔氏穎達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邢氏昺曰。曲禮云。天子穆穆。爾雅釋詁云。○穆穆美也。是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輔氏廣曰。來而不和。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有怠緩不敬事之意。○劉氏瑾曰。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其至止於廟中也。故以肅肅言其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集說 劉氏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能盡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王氏肅曰。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

之主。○孔氏穎達曰。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又美。各得其宜。

於音烏 薦廣牡相同上 予肆祀。叶里反 假古雅反 哉皇考。叶音口 綏予孝子。叶獎里反

集傳 於。歎辭。廣牡。大牡也。王氏安石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朱氏公遷曰。對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所主。故不同。○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牡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又指言助祭之事。天子薦進大牡之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也。○蘇氏轍曰。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助其餼。言得天下之懽心也。

圖 宗廟之祭。主者爲尊。故薦大牡者。歸於天子。以對祖考。而贊助之者諸侯爾。載於周禮。詳於禮器。及祭義甚備。鄭康成孔穎達輩。皆據是以詮詩。而集傳作助祭之諸侯薦之。未審所本。所以後儒多遵箋疏。蓋其義爲長云。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因反 克昌厥後。

集傳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呂氏拇曰。宣以其行言。無事之不當。哲以其智言。無理之不明。人之道。知而行之耳。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黃氏佐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此天以安民爲心也。故人安。則天安矣。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李氏樗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衞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集說 曹氏粹中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輔氏廣曰。言文王之德。安於人而格於天。所以能昌盛於後嗣之人也。人爲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

綏我眉壽。叶殖酉反 介以繁祉。既右音又 烈考。叶音口 亦右文母。叶滿彼反

集傳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何氏楷曰。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非文王自稱。是則皇考烈考。俱爲一人矣。○徐氏鳳彩曰。皇考德至矣。而崇其功。故曰烈文。故曰文。○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母尊等矣。而配其德。故曰文。○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於烈考文母也。

集說 季氏本曰。綏眉壽。介繁祉。此正昌後之實也。此承上章言所以能饗親之意。○黃氏佐曰。眉壽。就壽之徵言。繁祉。就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言。有已然意。蓋武王末受命也。謂之右者。上祀以天子后妃之禮之云也。

總論 鄒氏泉曰。此詩。見文王啓佑之仁。武王對揚之孝。○徐氏常吉曰。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故言諸侯獨詳。蓋得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乃天子之孝也。

附錄 序。雝。禘大祖也。○鄭氏康成曰。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孔氏穎達曰。周公成王禘文王之事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大祖也。○以大祖爲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爲武王。卽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王氏安石曰。皇考。武王也。烈考。謂文王也。○呂氏祖謙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

右助也。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於文王。大叙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案序。雝。禘大祖也。箋疏以爲成王禘祭文王之詩。大祖。卽文王也。詩內烈考。毛萇謂武王。鄭康成謂文王。王安石以皇考謂武王。烈考謂文王。然俱於禘無異辭也。呂祖謙以周之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樂歌以告大祖。是舉與后稷俱在所告之中。於禘祭旁達而無窒礙矣。至朱子以禘所自出。則經無舉與后稷之意。以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恐屬序誤。故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則皇考烈考俱爲一人。其義更爲得解。而武王之祭文王。劉向固先言之矣。若後之儒者。更合呂祖謙之說而觀之。則禘亦可通也。夫。

雝一章十六句

集傳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爲卽此詩。鄭氏康成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陳氏暘曰。大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論語亦曰以雍徹。朱子曰。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

載見 賢遍反 下同 辟 音璧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於良反 鞗 音條 革有鶬。七羊反 休有烈光。

集傳　軾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輔氏廣曰。德禮刑政皆是也。交龍曰旂。陽明也。毛氏萇曰。言有文章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爾雅釋天。有鈴曰旂。○郭氏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孔氏穎達曰。和。亦鈴也。而屢云和鈴者。車中之鈴有二。在軾者名和。或在衡。或在鑣。皆名鸞。言和鈴。所以別於鸞鈴也。干寶云。和鸞皆以金爲鈴。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央央有鶴。皆聲和也。黃氏一正曰。鶴當依說文通作鵠。鵠革有鵠。轡首纏革有瑲音者。金厄所觸。亦如玉之鳴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集說　蔣氏悌生曰。言諸侯朝覲而稟王法。備其車服之美。助祭而獻先王。斯可盡繼述之心。今其來覲者皆曰。我將見於王而稟受法度也。觀其龍旂。則陽陽然而光耀。聽其和鈴。則央央然而和鳴。而鞗革之垂。又有鶴而相應。豈惟其車服之故人見其儀文之美。自有未祭之先言之。厥章。乃天子所制。諸侯所守。凡典禮法度皆是。但中間因革損益。或有不同。故來朝時稟而行之。以爲循守之規耳。盛其車服。有重王事昭君賜之意。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

集傳　昭考。武王也。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

武王爲昭考。朱子曰。大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羣廟之列。左爲昭而右爲穆。考。成王稱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然。蓋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也。○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昭穆之分。是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劉氏瑾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爲昭。三世爲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集說　蔣氏悌生曰。載見而諸侯事君之禮備矣。率見而孝子事親之心至矣。○朱氏善曰。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徐氏光啓曰。能左右之曰以。以孝以享者。合天下之孝享。以爲一人之孝享也。○何氏楷曰。孝者。孝思。內盡志也。享者。獻享。外盡物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後五反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集傳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

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綏以多福。卽介眉壽而保多祜者是已。緝熙于純嘏。則明融高朗。又以漸進。而氣象尤爲極盛矣。意謂祭祀而得長有其福。是皆諸侯所錫之福。使我因此福而馴致乎大福也。

按 朱氏公遷曰。言祀事之行。非徒以合人心之和。正所以一人心之敬也。是則一代之典章寓焉。諸侯因朝覲而求遵守之規。王者因

附錄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氏萇曰。載。始也。○鄭氏康成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孔氏穎達曰。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卽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皆爲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序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耳。武王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見於武王廟者。成王於此親爲祭主。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四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百辟助祭得禮。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于大嘏也。天子受福曰大嘏。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非謂安孝子也。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不可謂諸侯。○朱子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於諸侯。使之辭。○黃氏櫄曰。君臣之閒。竝受多福。

按 載見之詩。序謂始見乎武王之廟也。毛萇因載有始義。故訓爲始。朱子以載亦作語辭。故以毛解爲恐未必

然。然後儒終未敢以毛訓爲不然。而多從之者。何歟。蓋以成王新卽政。率是百辟。見於昭廟。以隆孝享。一以顯耆定之大烈。彌光。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有丕承王業。畏懷天下氣象。故曰始也。若泛言諸侯助祭。則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詣武王一廟。而作此歌乎。又末章篚疏。以爲天子諸侯均受多福。今集傳以爲多福緝續於成王。義亦稍別。然攷之朱子初解。原從序說。而序辨於毛詁。亦無決辭。故竝存之。

載見一章十四句

集說 何氏楷曰。大抵宗廟祭祀。多以諸侯助祭爲重。觀此及清廟雍詩可見。○胡氏銓曾曰。諸侯之來。本爲朝王。而詩之作。則爲助祭。如車攻之于苗。贍洛之講武。詩中此例甚多。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補反 有萋有且。七序反 敦都回反 琢其旅。

集傳 賦也。客。微子也。曹氏粹中曰。封於微而爵爲子。微蓋商圻內國名。周旣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孔氏穎達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范氏處義曰。微子之命曰。作賓于王家。故謂之有客也。亦。語辭也。蘇氏轍曰。亦。仍也。舊也。蔡氏沈曰。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法也。○何氏楷曰。明堂位云。殷人白馬黑首。案此亦修先王禮物中之一事。萋且。未詳。傳曰。敬愼貌。孔氏穎達曰。萋萋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愼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孔氏

穎達曰。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孔

有瞽振鷺。或亦一時事。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愼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爲周人所愛。○朱氏公遷曰。先代之後。禮物不與時王同。作賓王家。文獻有足徵也。而又敬愼威儀。選擇從者。其來之不苟如此。則所以尊時王重祀事者至矣。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 以縶其馬。

同上

集傳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黃氏佐曰。有客宿宿。信信。言授之縶。其所館宿之意。言授之縶。蓋欲其行之不果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集傳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徐氏常吉曰。設言以見愛之至。非眞已去而復追之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薛氏

應旂曰。左右。是借此二字以形容留之無方。如百爾所思之意。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曹氏粹中曰。威等威也。夷。易也。大也。王氏安石曰。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又歎美微子得爲王者之後。用其正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

總論 孔氏穎達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爲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爲王者之美。故歌之也。○朱氏公遷曰。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周家之厚。

有客一章十二句

集說 李氏樗曰。有客與振鷺之詩。大抵相類。振鷺是也。此詩所謂亦有斯容者。即此詩所謂有萋有且所謂言授之縶追之綏之。即振鷺之詩告於廟。故皆爲頌。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指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孔氏穎達曰。禮器云。樂。樂其所自成。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

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李氏樗曰。周禮。舞大武以享先祖。謂之大者。如堯之樂大章。舜之樂大韶。禹之樂大夏。湯之樂大濩。武王之樂大武是也。**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鄭氏康成曰。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孔氏穎達曰。謂過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以致定其功也。**王氏肅曰。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爲彊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爲彊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而受之。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嚴氏粲曰。文王有文德以開其後人之基緒。然殷虐未除。武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朱氏善曰。於勝殷見其義。於過劉見其仁。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姚氏舜牧曰。一戎衣而天下定。自此民免於水火之虐。故知武王之用殺。乃所以止殺。而世稱其烈與文王等。有由也。

總論　李氏樗曰。案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其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鬬。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爲止戈之武也。大武之詩。在於止戈。犬武之詩。在於止殺。其類一也。

武一章七句

集傳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

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孔氏穎達曰。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大

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何氏楷曰。聲以節舞。唐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是也。

武。梁氏益曰。禮記明堂位注。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蒼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張子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集說　鄭氏康成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孔氏穎達曰。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何氏楷曰。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候反**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祛侯反**永世克孝。**叶呼候反

集傳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許氏慎曰。痛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曹氏粹中曰。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

周蓋成王常以幼沖自處。故每稱之。造。成也。孔氏穎達曰。有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嬛。與煢同。何氏楷曰。石經作煢。無所依怙之意。李氏樗曰。嬛字與哀此煢獨之義同。嬛者。孤獨而已。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何氏楷曰。漢書作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朱氏公遷曰。大化之本。則以孝道言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李氏樗曰。亦猶大舜終身慕父母也。○季氏本曰。歎其能以繼述爲心。雖文王已沒而不忘。故曰永世克孝也。

集說　輔氏廣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

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黃氏佐曰。成王朝廟之時。有紹述先王之心。故其言如此。小子。對先王而言也。遭家不造者。蓋周室方新。而天下之向慕猶淺。商祚爰革。而人心之感慨未灰。觀書大誥多方可見矣。方言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而遂歎及武王之孝。蓋知有今日之可哀。則知有皇考之可法。其成家繼業之心切矣。

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聲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集傳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後漢書。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

與此文勢正相似。劉氏瑾曰。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降堂。正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爲語已詞。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朱子曰。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楚辭。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

集說　陳氏櫟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於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下可示法於成王也。○黃氏佐曰。夙夜之敬。卽陟降之思也。此正是欲法皇考之孝處。○姚氏舜牧曰。緝熙敬止。原是文王之家傳。武王受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成王曰。夙夜敬止。其淵源亦深矣哉。

於乎　二字同上

集傳　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毛氏萇曰。序。緒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李氏樗曰。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爲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爲孝。○朱氏公遷曰。敬則無閒斷。故能思之不忘。○黃氏佐曰。自己有之曰業。自相傳言之則曰序。繼序。卽是就文武之業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武王所以永世克孝者。以其盡孝思之誠也。成王敬以承之。繼文武之序。而思之。亦欲如武王之永世克孝也。敬以夙夜而思不忘。亦欲如武王之永世克孝也。○朱氏善曰。孝敬一理也。自繼述而言謂之孝。自存主而言謂之敬。敬其身。卽所以孝於親。孝於親。未有不敬其身者也。此所以能崇大化之本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集傳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劉氏瑾曰。此篇及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詞意相表裏。如云遭家不造。率時昭考。未堪家多難。乃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爲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後爲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集說 黃氏櫄曰。當武王之後。王業已成。天命已固。而詩有慄然若處危難之辭。蓋天下之治。常生於戒謹恐懼。而天下之亂。常基於泰然自滿。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無虞而戒。無難而畏。此其能保治於無窮也。大誥亦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又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皆若此詩之意。則成王之心。亦可見矣。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音呼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集傳　賦也。訪。問。許氏慎曰。汎謀曰訪。○徐氏鍇曰。謂廣問於人也。落。始。曹氏粹中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許氏謙曰。庭燎傳。艾。盡也。則此朕未有艾。謂未能盡率昭考之道也。判。分。孔氏穎達曰。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始判。是判爲分之義也。渙。散。孔氏穎達曰。渙然是散之意。故爲散也。保。安。明。顯也。王安石曰。保其身。則無危亡之患。○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唐氏汝諤曰。始。非即位之始也。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生下於庭。陟降於家。何氏楷曰。與陟降庭止義同。庶幾賴皇考之休。孔氏穎達曰。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成王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始即政之事也。○李氏樗曰。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判渙。皆是仰武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輔氏廣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資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歎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矣。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爲予乃幼沖小子。未能任國

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也。庶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胡氏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皇皇如有所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君嵩悽愴若或見之也。○陳氏櫟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難繼。而武王之土下於庭。陟降於家者。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土下陟降於家庭者。是即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庭者也。如此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哉。維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紹武王於家庭也。

總論 李氏樗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者。又人君之本也。故名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言始之不可不慎。此訪落之詩所以作也。○許氏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賴武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集傳 說同上篇。

集說 蘇氏轍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劉氏瑾曰。夫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爲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固可以見武王之達孝矣。即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渙。曰紹庭上下。無非繼述之心。其孝可謂不匱矣。○姚氏舜牧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文之所以爲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武之所以爲武。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成王之所以爲成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夷反命不易。以豉反哉。叶黎反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

集傳 賦也。顯。明也。何氏楷曰。顏師古云。言天甚明察也。案大雅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維顯之謂也。思。語辭也。士。事也。何氏楷曰。案說文。事乃士之本訓。其以士爲人品之稱者。則謂其人足任事。故亦以士名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杜氏預曰。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孔氏穎達曰。言天之臨下。善惡必察。承天命甚爲難。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鄧氏元錫曰。陟降厥士。無大小衆寡。無精粗不體也。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匡氏衡曰。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不可以不敬也。

集說 李氏樗曰。天之道甚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爲不易也。夫天命難諶如此。爲人君者。無以天之高高在上。去人甚遠。而不知敬也。俯仰之閒。所爲之事。天皆日監而見之。天之去人甚遠。而其監人則不遠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是天命常在目前也。苟知日監在茲之說。則敬之之道。豈可須臾離哉。○許氏謙曰。陟降厥士。天無事而不在也。日監在茲。天無時而不在也。君子所以無不敬也。○徐氏鳳彩曰。惟天於敬肆甚明。故命之予奪難定。無一事而天之陟降不及焉。即是日監也。

維予小子。叶獎里反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郎反佛。符弗反又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户郎反

集傳 將。進也。佛。弼通。鄭氏康成曰。輔也。○嚴氏粲曰。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仔肩。任也。嚴氏粲曰。仔肩爲負荷之意。故爲任。○此乃自爲荅之之言。鄭氏康成曰。羣臣戒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

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何氏楷曰。德行。謂德見於行者。先王已然之成跡。皆明德所流露。故曰德行也。則庶乎其可及爾。

集說 輔氏廣曰。不聰。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曰就至之事。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曰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已。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資於人。責於已者盡。資於人者廣。則大學明明德以至於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只是才明便昏了。○朱氏公遷曰。聰與不聰係於學。不聰則窒於物而不能敬。必日新又新。緝熙不已。然後可以漸去其窒。而馴

至於光明。光明即是聰。而聰則無不敬也。但工夫至此最爲難。明非羣臣輔助。而示以顯德行。則光明不可至。蓋以爾昭昭。使我昭昭。乃可期於有成也。○唐氏汝諤曰。何確齋曰。示我顯德行。猶云開陳善道。凡日用閒何者爲天理。而爲我所當用力者。皆明白示我。以爲進修之助也。

總論 朱氏善曰。敬者。戒懼慎獨之事。所以誠身也。明者。學問講習之事。所以明善也。羣臣以敬而進戒。欲成王之誠之也。成王以明而自勉。謂必先有以明之。而後可以誠之也。既有以致其明之功。復有以致其誠之力。則聖賢之事業。可以馴致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集說 陳氏櫟曰。戒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答羣臣以未能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爲學於己。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爲敬天孰大於是。○唐氏汝諤曰。成王作事步步確實。上章之率昭考。則欲求之家庭。此章之敬天命。則欲求之顯德行。誠意懇惻。不爲空言如此。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自求辛螫。施隻反

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旦反予又集于蓼。音了

集傳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許氏慎曰。飛蟲蠆人者。○陸氏佃曰。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肇。始。允。信也。桃。閔予小子之什　雚

蟲。鷦鷯。小鳥也。郭氏璞曰。桃雀也。俗呼爲巧婦。○陸氏佃曰。說苑曰。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性巧。故俗呼巧婦。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爲巢。巢至精密。以廡紩之。如刺鞵然。故又一名鞵雀。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王氏安石曰。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慤也。蓼辛苦之物也。陸氏佃曰。蓼赤。○此亦訪落之意。范氏處義曰。慤於始也。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莽蜂而得辛螫。呂氏祖謙曰。莫予莽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徐氏鳳彩曰。蓋管蔡蠢動之後。事變方殷。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集說 蘇氏轍曰。成王始信二叔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謹後患也。○范氏處義曰。懲者。懲其既往。慤者。慤其將來。成王懲始信二叔之流言。而疑周公。幾喪王室。故慤其後來之患。雖小而不敢忽也。○朱子曰。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信其爲桃蟲。及其拚飛。則爲鳥矣。以比信二叔。則其禍如此也。○輔氏廣曰。悔之極。反之至。憂之深。慮之遠。求助之意。雖不言而可見矣。○許氏謙曰。莫予莽蜂。自求辛螫。在我有閒。物得以乘之。肇允桃蟲。拚飛維鳥。事機不謹。變必至於大。○何氏楷曰。蜂以比二叔。桃蟲以比武庚。

總論 張氏耒曰。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慤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

不知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鄒氏泉曰。此詩。乃管蔡既誅。周公已歸之後而作。維鳥以上。詳其當患之事。以下。示其求助之意。莽蜂。是輕任之過。允桃蟲。是輕信之過。此詩見成王虛心求助之意。至親隱諱之情。

小毖一章八句

集傳 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時而不愼。後爲禍大。○朱氏公遷曰。閔予小子之思念文武。訪落之專法武王。敬之勉於學問以敬天。小毖懲其往事以謹後患。皆有皇皇不及之意焉。蓋一時詩也。○沈氏萬釿曰。訪落。謹始也。所以處變。

載芟載柞。側百反叶疾各反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

集傳 賦也。除草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孔氏穎達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曹氏粹中曰。除草木。是初墾闢而爲田者也。○李氏樗曰。唯其除草木。然後土氣解散。澤澤。解散也。郭氏璞曰。言土解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嚴氏粲曰。專言新墾之田。其用力尤難故也。○劉氏瑾曰。第一節。言墾土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眞

集傳　耘。去苗閒草也。劉氏瑾曰。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爲除根株。蓋除草木之根株也。今此傳改爲去苗閒草。然以下文之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爲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隰爲田之處也。嚴氏粲曰。下溼曰隰。畛。田畔也。孔氏穎達曰。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孔氏穎達曰。千耦。謂爲耦者千。是二千人爲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偏也。○王氏安石曰。千。言其多也。耦。言竝耕也。或徂隰。或徂畛。無曠土也。○劉氏瑾曰。第二節。言治田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噆他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叶與以叶有略其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叶滿委反

集傳　主。家長也。孔氏穎達曰。主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伯。長子也。班氏固曰。子最長。迫近父也。亞。仲叔也。孔氏穎達曰。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孔氏穎達曰。旅訓衆。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也。彊。民之有餘

力而來助者。孔氏穎達曰。疆有餘力。謂其人疆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佗事者也。遂人所謂以疆予音與任甿同甿者也。孔氏穎達曰。遂人注云。疆予。謂民有餘力。以證疆有餘力。能左右之曰以。朱氏公遷曰。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太宰所謂閒音閑民。轉移執事者。鄭氏衆曰。閒民。謂無事業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嚴氏粲曰。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唫衆飲食聲也。何氏楷曰。說文云。唫。聲也。毛傳云。衆貌。蓋衆多之聲也。嬉。順。許氏慎曰。悅也。依。愛。何氏楷曰。依。說文云。倚也。親近之意。故云依。愛也。士。夫也。何氏楷曰。士者。男子之稱。婦人亦稱夫爲士。易。老婦得其士夫是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曹氏粹中曰。辭耕稼之勞而知

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夫。有和樂之風焉。○嚴氏粲曰。夫耕婦饁。驩然相愛。見治世之氣象焉。

略。利。曹氏粹中曰。利則入土也深。○何氏楷曰。略當依字書通作畧。說文云。刀劒刃之耜也。俶。始。載。事也。曹氏粹中曰。前曰其耕澤澤。初反耜也。俶始。載事也。今曰俶載南畝。則將種矣。

集說 劉氏瑾曰。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季氏本曰。言主伯亞旅疆以。皆出而治田。而婦則饋餉。男則共食。夫婦相親。同勤農事。皆利其耜而有事於南畝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酷反叶呼

集傳 函。含。孔氏穎達曰。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爲舍。猶人口舍之也。活。生也。孔氏穎達曰。活者。生活。故爲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鄭氏康成曰。實。種子也。其種皆成好。舍生

氣。

集說 曹氏粹中曰。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爲備也。○朱氏公遷曰。此播種以至萌芽之時。節。言苗生也。○

驛驛其達。叶佗悅反 有厭其傑。

集傳 驛驛。苗生貌。輔氏廣曰。驛驛。接續貌。達。出土也。毛氏萇曰。達。射也。○孔氏穎達曰。苗之生意接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范氏處義曰。厭以贍足爲義。厭傑。先長者也。何氏楷曰。才過人者謂之傑。故以苗先長者爲傑。言其異於衆苗也。

集說 劉氏瑾曰。第五節言苗生之盛也。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

集傳 緜緜。詳密也。○王氏肅曰。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莊子曰。滅裂而耘之。則亦滅裂相報余。詳密正與滅裂相反。麃。耘也。孔氏穎達曰。麃。徐氏鍇曰。禾已長大。復鉏其閒草也。○邢氏昺曰。說文云。穮。耨鉏田也。宇林曰。穮。耕禾閒也。是言芸耨精也。穮。麃。音義同。

集說 王氏安石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耕而麃。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爲善。恐傷苗也。○嚴氏粲曰。芟。新闢爲田。先除其土上之草木根株也。既苗而言麃。是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耘。是除苗閒之草也。○劉氏瑾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載穫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子賜反叶上聲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集傳 濟濟。人衆貌。何氏楷曰。濟之爲言齊也。蓋謂人衆而齊力也。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倉對言。朱子以爲露積是也。穫。言在野。積。言在場。萬億及秭。言在廩。自有次第。

集說 胡氏一桂曰。酒。三酒。醴。五齊。烝。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劉氏瑾曰。第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也。

有飶。蒲卜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集傳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曰。保民者艾。曰胡。胡爲壽也。○雖及胡者。周書謚法。眉壽萬年。永享胡福。注云。胡。遐也。遠也。杜元凱曰。胡者。元老之稱。則知胡考乃老人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說文云。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饌也。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大享以養聖賢。故爲邦家之光。酌大斗以祈黃耇。故致胡考之寧。○劉氏瑾曰。第八節。又言可以待賓養老也。○季氏本曰。此與上節。言以酒醴供祭祀。燕飲皆賴農夫所穫之多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經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集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集說 陳氏鵬飛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所謂也。○劉氏瑾曰。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徐氏常吉曰。匪且。以地言。今。以時言。振古。兼地與時言。

纂疏 蔣氏悌生曰。此詩鋪敘農事。極有次序。載芟載柞至徂隰徂畛。言其初至田畔。除去草木。侯主侯伯。耦耕。器用利。故田畝墾治。播厥百穀至萬億及秭。言耕耘及時得所。是以有收成之多。是以祭祀燕饗之禮無不足。末三句。又總言稼穡豐穰。古今內外如一。而無間也。自始至終。其序有條而不紊。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集傳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集說 沈氏守正曰。小序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朱子俱以爲報詩。亦不相遠。但言祈則章中耕耘收穫祭祀尊賢養老諸事。皆預言之。冀望之。言報則直述其已然以昭神貺耳。

附錄 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鄭氏康成曰。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

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孔氏穎達曰。王者於春時親耕藉田。以勸農業。又祈社稷使獲年豐。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藉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爲泰社社稷。○蘇氏轍曰。王社在藉田中。藉田所祈也。

案 此詩序以爲因藉田而祈社稷。孔穎達解之曰。王者藉田以勸農。又祈社稷。序本其所由。以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似已。朱子疑詩無祈田之意。故云未詳所用。然猶謂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

應亦不殊。是以爲報而非祈也。案豐年之詩曰。降福孔皆。故序主秋冬報。而朱子亦主於報。其意相符矣。然豐年詩言報祀而神降福。而此詩無其文。則似不可言報。況噫嘻詩序以爲祈穀。只言農夫盡力於耕而不言福。此詩但言農事之勤。所穫之多。可備百禮之用。未嘗言祭報而獲福也。則非報之樂章明矣。若以類諸豳之七月雅之大田。則當次於風雅。今次於頌。則爲王者之樂章明矣。況集傳原無定指。而序在毛萇以前。與詩竝出於漢。則且從古說爲是。

思文 楚側反 **后稷。** 叶養里反 **配天。** 叶天叔尺反 **立我烝民。** 叶委反 **莫匪爾極。** 叶渠之貌。

集傳 賦也。思文嚴利也。孔氏穎達曰。思思是刃利之狀。故以爲利之意。舍人曰。耜入地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集說　劉氏瑾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集傳　說見前篇。

集說　鄭氏康成曰。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舍生氣。言得其時。○劉氏瑾曰。第二節。言苗生也。○朱氏公遷曰。此播種之事。

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

集傳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錢氏文子曰。瞻。猶省也。筐。筥。饟具也。許氏慎曰。周人謂餉曰饟。○顧氏夢麟曰。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在播種之後。○何氏楷曰。或載筐。或載筥。見耕者之多。故饁者衆也。

集說　李氏樗曰。此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彭氏執中曰。其饟伊黍。無珍味也。○劉氏瑾曰。第三節。言餉田也。

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鎛音博斯趙。直了反以薅呼毛反荼蓼。

集傳　糾糾然。笠之輕舉也。毛氏萇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孔氏穎達曰。趙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薅。去也。許氏慎曰。拔田草也。荼。陸草。孔氏穎達曰。荼。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蓼。水草。孫氏炎曰。虞蓼澤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孔氏穎達曰。由田有原有隰。故竝舉水陸穢草。岑南方人猶謂小子之什

謂藝爲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卽所謂茶毒也。

集說 彭氏執中曰。此見其無華飾。無怠力。所以記耕民之狀也。○劉氏瑾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叶莫口反止。

集傳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陸氏德明曰。朽。爛也。

集說 陸氏佃曰。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釀其田疇。故荼蓼朽。於是黍稷茂。月令。季夏燒雉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熟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劉氏瑾曰。第五節。言苗盛也。

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

集傳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嚴氏粲曰。堅實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朱氏謀瑋曰。百室。百夫之室。十夫有溝。百夫有洫。此稱百室。舉一洫之田而言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孔氏穎達曰。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鄰。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族人輩作相助。朱氏公遷曰。族人共作。故同時入穀也。曹氏粹中曰。使之同時納穀。所以示親睦。均有無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如墉如櫛。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劉氏瑾曰。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集傳 盈。滿。寧。安也。何氏楷曰。七月之詩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正此詩所謂寧止者。

集說 李氏樗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安寧。蓋終歲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劉氏瑾曰。第七節。言其樂豐稔也。

殺時犉牡。如純反 有捄音求谷反 其角。叶盧以反 以似以續古之人。無韻未詳

集傳 黃牛黑脣曰犉。孔氏穎達曰。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爲大。故特言之。捄。曲貌。毛氏萇曰。社稷之牛角尺。作觓。○何氏楷曰。捄通作觩。本作觓。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蘇氏轍曰。以似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集說 劉氏瑾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鄒氏泉曰。此節總上七節意。正舉報賽之典。以答神之休也。祭祀。祭田祖方社之屬。蓋社牲從其方色。此用黃牛黑脣之犉。舉一以例其餘也。以似二句。言先祖於農事之成。常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之舉。亦以似續古之人。而修常典於不墜。庶其荅神之貺。而永賴神之休耳。

綱論　李氏樗曰。蘇氏曰。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人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故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夫勤者有以自奮。則天下之人。趨事赴功。而其心未嘗惰於三農之務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嚴氏粲曰。此詩爲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

案　詩曰殺時犉牡。則天子用太牢之禮也。其爲報社稷可無疑矣。曰續古之人。則亦非宗廟之祭可知。此詩與載芟相連。則一報一祈。理亦當然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集傳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幽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綵衣其紑。孚浮反　載弁俅俅。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　鼎及鼐。叶津之反　兕觥其觩。音求　旨酒思柔。不吳音話　不敖。音傲　胡考之休。

集傳　賦也。綵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呂氏祖謙

曰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士祭於王之服孔氏穎達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緅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曹氏粹中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孔氏穎達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劉氏瑾曰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鼐大鼎鼒音茲小鼎也爾雅釋器鼎圜弇上謂之鼒○孫氏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許氏愼曰大言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鼏音覓告潔禮之次也位於堂下孔氏穎達曰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邊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充宗人舉鼎鼏告潔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次第正同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爲此次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黃氏佐曰告皆告于主人主人就王者言○馮氏復京曰案特牲是正祭主人先即位於堂下所謂堂者乃廟堂非門外西夾之堂也此所謂壽考之福鄒氏泉曰不吳是言之謹猶笑語卒獲也不敖是儀之謹猶禮儀卒度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自羊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但牛。是從此往彼。爲先後之次。詩意言先小後大。爲行事之漸也。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鼎則先大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鼏爲韻。故變其文也。○祭初行禮。唯謂士耳。言飲。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能不謹譁。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賈氏公彥曰。兕觥其觩。祭末飲酒。恐有過失故設罰爵。其時無犯非禮。用爵觩然陳設而已。

附錄　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爲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之屬士也。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朱子語類。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爲尸者。

案　宗廟正祭之明日。又祭曰繹。繹禮在廟門。而廟門側之堂謂之塾。今詩云自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其爲繹祭明矣。天子宗廟正祭。小宗伯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告備於王。今詩言緜衣爵弁之士。告濯具。告充。告潔。則非正祭而爲繹祭又明矣。禮記。爲祊乎外。注。祊。明日之繹祭也。謂

之祊者。於廟門之外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祊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而統名曰繹。疏引頌絲衣篇。證繹祭在堂事尸。士之省視。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此又繹祭之明證矣。朱子辨序說以爲誤。而以爲亦祭而飲酒之詩。然未嘗指其爲何祭。但士而祭。祭而飲酒。何與於天子。而列之於頌耶。蓋詩意以關宗廟也。且集傳仍用鄭箋語類中亦有解繹與賓尸一條。則序說宜竝存。

絲衣一章九句

集傳 此詩。或紑俅牛觫柔休竝叶基韻。或基鼎竝叶祁韻。

集說 蘇氏轍曰。絲衣本宗廟之詩。

於音烏 鑠式灼反 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 王之造。叶徂侯反 載用有嗣。叶音祠 實維爾公允師。

集傳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孔氏穎達曰。上天誅紂之期未至。武王靖以待之。是其遵天之道也。○歐陽氏修曰。遵養時晦者。循

養以自晦之道。謂有師而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錢氏天錫曰。天運無久晦而不明之理。王者無坐視塗炭之心。王業昌明。關於戎衣一著。此之謂主張造化也。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武王之師盛矣。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是以武功之成如此。我既受此武功矣。一有用武而繼其事。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必以其時如武王耳。○朱氏善曰。方其遵養時晦。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是用大介。聖人非利天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之心。此所以爲聖人之武也。○季氏本曰。遵養時晦。時當晦而遵養之。非有心於得天下也。○鄒氏泉曰。時晦之時。天命人心。未始不歸周。特紂惡未稔耳。此非有意於蓄銳。蓋待紂悔悟之意。先儒云。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此篇重在時字。武頌止殺。酌頌適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爲武。違天悖時。不足以成功。可謂頌所當頌矣。

酌一章八句

集傳　酌。即勺也。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氏康成曰。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賈氏公彥曰。舞則歌勺詩以爲曲。○嚴氏粲曰。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其字皆單作勺。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孔氏穎達曰。熊氏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然此詩與賚般。

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梁氏益曰。禮記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疏曰。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集說　嚴氏粲曰。此酌頌。言武王初則遵養。繼則蹻酌其時措之宜也。左氏傳以武爲武之卒章。以賚爲武之三。以桓爲武之六。朱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

綏萬邦。屢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

以閒之。

集傳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梁氏益曰。老子道德經儉武篇。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鄭氏康成曰。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孔氏穎達曰。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王氏安石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而曰屢豐年。則其爲武也。異乎人之武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李氏樗曰。保有厥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何氏楷曰。左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于以四方者。猶言使之宰

制運量乎四方也。以定其家。孔氏穎達曰。能安定其家。謂成其就先王之業。遂爲天下之主。其德上昭于天也。張氏所望曰。於昭于天。如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意。閒字之義未詳。傳曰。閒。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孔氏穎達曰。閒。代。義曰。毛氏訓閒爲代。蓋本之書多方曰。有邦閒之。說者謂使有國聖人代之也。此亦頌武王之釋詁文。○范氏處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成王謂我今日所以能撫綏萬邦。屢獲豐年。足以見上天之命我有周。可謂匪懈矣。何以得此哉。蓋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保有熊羆虎賁之士。使三千人惟一心。故能用四方諸侯之力。以定我周家之王業也。於是遂歎美武王。既有以昭格于天。可謂能盡皇王之道。代商而有天下也。○輔氏廣曰。綏萬邦者。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王。不閒毫髮。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於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集傳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爲王。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民也。類則於內祭天。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爲事之次也。○李氏樗曰。此詩。言講武類禡也。而詩言武王用師。未嘗有講武之意。蓋不妄用武。則足以講武。觀詩者。又以意通之也。○范氏處義曰。武王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詩以歌其事。亦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講武類禡之時。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集傳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王之功。朱氏公遷曰。諸本王字作武字。誤。蓋首句是頌文王之功。其下五句。則言今日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孔氏穎達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惟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尚書武成篇。說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皆是武王大封之事。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孔氏穎達曰。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也。其子孫受而有之。孔氏穎達曰。謂受其位爲天子也。然而不敢

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孔氏穎達曰。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永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季氏本曰。時周之命如此。則武王本非以力爭天下。而欲後人求之於文王之德也。故再言於繹思以歎美之。

集傳　鄭氏康成曰。文王之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汝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敕勸之。○王氏安石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李氏樗曰。武王克商。大封有功之臣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蓋由吾之所以封功臣者。非吾之私意。乃文王之意也。○輔氏廣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爲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何氏楷曰。命。卽上文敷繹求定之命。曰時周之命者。言是我周新命。非殷之舊政。爾諸侯當時時以此命自爲提撕。不可忘也。既又歎而敕之。仍於時繹惓惓焉。武王安民之心。與文王之既勤。後先同揆矣。

賚一章六句

集傳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劉氏瑾曰。此頌爲武樂第三章。故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

意。而推本文王之德。

集說 孔氏穎達曰。賚詩者。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謂武王伐紂。於廟中大封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周公成王。述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敕受封之人。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劒。則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爲明堂。祀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也。

於音烏 皇時周陟其高山陟吐果反 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 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 時之對。時周之命。

集傳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毛氏萇曰。高山。四嶽也。○何氏楷曰。此高山。即下文所云喬嶽。則其狹而長者。何氏楷曰。爾雅云。嶽山曰陟。說文云。山之隋隋者。案公羊傳。謂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望祀之所以及於隋山也。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汎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戴氏溪曰。祭先河而後海。故則疆土皆周有也。言翕以河爲主。○呂氏柟曰。言允。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何氏楷曰。陟其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隋山二句。望秩以祀山川也。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

荅其意耳。錢氏天錫曰。哀時之對。若虞典所謂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諸侯各朝於方嶽。諸侯各朝於方嶽。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聚而朝之方嶽。非盡朝於一方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子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於山川。則知嗇山喬岳。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黃氏櫄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鄒氏泉曰。上三句。本言祭告事。然於此而祭告百神。即於此而朝會諸侯。蓋不言朝會。而朝會之意已在。故下數天二句。遂承上而推言其朝會之意也。

般音盤一章七句

集傳 般。樂也。○孔氏穎達曰。般樂。為天下所美樂。○蘇氏轍曰。般遊也。○曹氏粹中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岳。所謂盤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般樂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享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范氏處義曰。周頌言時周之命者再。其一般也。意謂周之受命。明則賴善人之助。幽則賴百神之助。故申言之。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